

雍正劍俠圖

(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216.8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76.40 元

目 录

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	(1)
第六十六回	童海川斗胆闯三关 小白猿如愿捉董玉	(19)
第六十七回	小白猿夜进七星山 遭凶险得遇爱贤女	(34)
第六十八回	爱贤女释嫌许终身 司马良遇险转心亭	(50)
第六十九回	莲花观弟兄巧相逢 西风寺寻找摆亭人	(68)
第七十回	童海川月台战秋禅 慧斌僧学艺山神庙	(85)
第七十一回	童海川月下会三侠 骆驼岭智诮赵小乔	(108)
第七十二回	骆驼岭巧得赤金牌 碧霞僧行道黄土坡	(131)
第七十三回	莽和尚大闹盘石岛 花子羽搭救碧霞僧	(151)
第七十四回	见金牌真假难分辨 遇王环火焚转心亭	(170)
第七十五回	童海川双钺败三寇 西方侠铁掌打五虎	(192)

雍正剑侠图

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

上回书正说到王环彩凤山刀劈杨山，镖打段世宝，童海川杀死飞天猩猩仇仁杰。仇仁义眼睛都红了，他往前扑身过来，钢刀“嚓楞楞”，迎风摆柳，盖顶就剁。张方在桌子上高喊：“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块儿吧，叫他们哥儿俩前后脚儿，搭伴走得啦！”“海川一想：得！咱办啦。一瞧刀来了，右斜身儿，左手钺一翻，拿鸡爪一叼这刀盘儿，“呛”，一甩腕子他刀就飞了。右手钺往前一推立着，大钺牙尖子正在他小肚子下扎上，往起这么一抬，“扑”！可不得了，大开膛儿，仇仁义当时死于非命。一瞧这个阵势儿，金头寿星洪勋要哭哇：“哥哥，您瞧您约来的可真宰人呐！”又往前一直步，高声喝喊：“朋友！你倒是谁呀？”“老侠客，您要问，我是石老哥哥所约，石老哥哥所请，打架不恼助拳的。你对我哥无理，我就要对你无理！”上左滑步，一摆钺，急架相还，两个人又打上了。倒下来的桌子，倒了的板凳，倒了的死尸，一流血，血又滑，万一绊到哪儿就一个跟头。老侠这么大岁数儿，怎么能顶得住海川猛攻呀！老侠客叫海川给累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边流着汗一边喊，一边动着手。石老侠真为难，这怎了哇？只听张方站在桌子上喊：“哎呀！把洪老头子累趴下！”

海川正要双钺加紧，由外头撞进五个人来，都是蓝粗布

一身，绢帕缠头，肋下配刀，斜插柳儿背着小包包儿，喊道：“老侠客！怎么您老人家的寿诞之期，院里死了人了？”洪爷知道再动手就得趴下，我借着这个台阶下吧。虚点一刀长身出去。海川分双钺抬头看：哦！真是口外的，归化城北大青山董家山的五虎：蹕山虎董仁，跳涧虎董义、过街虎董礼、拦路虎董志、吊睛白额虎董信。蹕山虎董仁见此情景，勃然大怒，按刀把子顶崩簧，“唰”一声响，后背雁翎刀亮将出来。高声喝喊：“你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大青山的董仁我与你较量三合！”张方一想：这个人怎么办？张方多聪明呀，他觉得时机到了，猛地一声喝喊：“呔！你们知道你跟谁动手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是驻马太原钦差年大人的随行卫员伴差官！你要跟他动手，叫拒捕钦差！”董仁要过来，张方这一嗓子可吓得董仁收回刀一摆手：“跑！”都是贼呀，见官人来了，“哗啦啦”撒腿就往外跑。老侠洪勋这么一听，“哎哟”一声叫道：“他是童海川！哥哥哎，您可真有出手的！您把官人给我引进来了，这叫干什么呢？”“啪”一伸手，把虎头墨鳞刀“当啷啷”一声响，扔在地下，双手往后一背：“哥哥您真好呐！您让官人上我这里抓我来了！”石爷心说：我哪是这心呐，我碰上的呀！张方从桌上飞身形下来：“来！先把这罪之魁、祸之首洪勋捆上！”司马良过来把老侠客倒剪二臂捆了。张方一指老侠：“石金声，你纵徒行凶！你也是罪之魁，祸之首，给我绑起来！”石爷心想：还有我呢？坏啦！那也过来绑上了。“王环，持刀行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绑起来！”哟！怎么刚才说着好好的话，现在又绑上了？司马良过来道：“兄弟，你受点委屈！”也把王环捆上了。张方的眼睛往四处瞧：“我看看，还

得找几个见证人呐！”剩下几个没跑的，撒腿就跑，绿林道的贼，到官府当见证人去，谁敢做证呢？全跑了。孙亮、何瑞等本家的人都在这呢，顺着秃脑门往下流汗。张方喊道：“你们这俩秃子过来！”“是是是，是是是！大人，大人！”张方心说：我算什么官人呐！”“嗯——你师父洪勋今天这场事要赔吧？”“也赔不了什么，人家都给了份子了。您看死的这二位都给了二百两银子了。”“啊，对对对！要像他们这两人多好，连一杯茶都没喝，弄二百两银子！本应当把你们两人押往公馆，但因你家里头有这么一片事。快给人家帮忙的道谢开钱，你们两人把这死尸掩埋，把地上的镖擦擦！”孙亮一想：擦擦吧。把王环这支血镖给擦干净了。孙亮咬着牙恨王环，我们家的这场事叫你们给搅了，什么事啊！又听张方喊：“你们两人把死尸掩埋，血迹打扫干净，办理善后。完了事不准出离这彩凤山祥云岛，随传随到！”“是是是，是是是！谢谢您呐！”转过身，张方押着他们回太原府。

一进东门，来到路北的年公馆，往里走一直到差官房。刘俊他们都过来了：“师父，师父怎么样了？”海川把这事情简要说一说。大家都坐下。张方过来把石金声的绑绳解开了：“石老爷子您甭说了，对不起你们爷儿仨！像王环我兄弟就甭说了，捆就捆了。就是捆你们老哥儿俩，得提提！”海川这才过来行礼：“您多原谅！我是石老哥哥的朋友，因亲至亲，因友至友，我们都是朋友，不到万难，不敢惊动哥哥！杀几个人没关系，尤其这样的贼人，杀了就杀了，大人也绝不怪罪。我海川有大事相求哇！”“啊，兄弟，你说吧！什么事呀，到底为什么？”海川如此这么一说：“大胆贼人深夜入馆，盗走了‘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的金牌，留下字，

他说‘庆寿上西天’，您又叫金头寿星，您又赶上做寿，您又是山寨的头目，我们不能不对您起疑心！”王环也是奉着公事捕贼的，他已经答应陈龙、贺虎和知府刘成，一定要设法请金牌拿贼人。因说道：“你们老哥儿俩祖居此地多年。有这么句话：‘土居古十载，无有不亲认。’你们哥儿俩给我们指出一条道来，只要有了一条线索，什么事儿没有。我再设法拿贼，你看怎么样？”老侠石金声摇了摇头道：“哎，海川！我们是一见如故，有什么说什么。不错，在这一方洪勋的名，要比哥哥我小得多。按理说，你这么一问。我就应当给你指出贼人在哪儿。无奈几十年我不出家门，不入江湖、涉足绿林。贤弟现在还干着，他比我清楚。”海川点头：“那么洪老哥您就提提吧！”“哎呀！童侠客，要说有人在我的家里杀了人，您给我什么罪名我都领。但是金牌之事，我一概不知啊！”张方一摆手说：“别提了！石、洪二老跟师弟王环既然来了，我想请他爷儿仨到上房见大人，把今天的事情禀报一下。”到上房，年大人问道：“有线索吗？”海川摇了摇头，就把这次彩凤山祥云岛的事情全提了。年大人听了很赞成，忙给爷儿仨赐座，爷儿仨跪倒了磕头。石铎道：“罪民石铎拜见钦差大人！”年大人伸手相搀，转身问张方道：“你呀，怎么到这里来啦？”张方回禀道：“我是为捉拿采花羽士陈道常来到这里。现在我还带着镇江府海捕公文。大人是否让太原府知府打公事派专人交回镇江，公事就算完了。请大人也赏我一份差事，我也当一个随行卫员伴差官，跟您一块儿上四川得了。”年大人笑着点了点头：“很好，很好。我一定替你办！”张方高兴了。这时，年大人又转身安慰石铎和洪勋：“二位老侠客，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这一次把你

们爷儿仨捆到公馆，你们爷儿仨受屈了！不捆可不好。如果让贼人认出您跟随行卫员伴差官童海川有交情，这金牌就不容易找，所以还求你们老二位设法帮着海川把盗牌之贼拿获！”停了一下，又对海川说：“你下去陪着他们爷儿仨饮酒用餐，替我盛情款待。”爷儿仨忙谢过年大人下去了。

这个时候，天可就快黑了。老侠石金声感激地道：“洪老兄弟，大人待我们弟兄恩重如山。只恨哥哥我足不出门多年，对现在绿林道的事，我确实知道得不太多，你比哥哥我知道的多得多。请问兄弟你还有什么顾虑？咱们可是朋友啊！你要知道点线索，就应当说出来。”说着话，酒宴也摆上来。洪爷看了看海川道：“童侠客，大人待我们爷们恩重如山，我怎么能知道不说呢！可有一样，盗牌之贼是谁，金牌盗走放到哪儿，这您杀了我，我也不知道，我也跟这种人不接近。但是，有一个人跟这种人接近。咱本地有一个坐地分赃的头目，只要你在他的管辖地界做案，不管你偷些什么，不管这东西多值钱，你必须把东西给他销掉，他要三成账。他要三成账管什么呢？在本地你犯了案，在本地你出了事，有他给你一手遮天。这个人我认得。我看呐，贼人盗走金牌，也一定按绿林道的规矩该这么办。”石老侠点头：“现在丢金牌已经十来天了。你提出这个人来，大小是个线索。”海川问：“老哥哥，这个人是谁呀？”洪老侠这才说出来：“由太原府出东门，顺着城墙一直往北，走到东北角往东北方向走，二里多地有一座大庙。”石老侠一听：“你说的这座大庙，是九转还阳观呀？”“对对对！”“观主梁妙兴。”“对，他外号叫九转还阳道梁妙兴。”“哎呀！他的岁数也不小啦。”“他也六十多岁。过去他发卖薰香、蒙汗药，后来我劝他，

他不卖了。按理说，贼人按绿林道的规矩，他要把金牌从公馆偷出来，必先搁他那儿。咱们是不是设法把梁妙兴找到公馆里来？”海川道：“请都可以！您介绍的人，我们决不能慢待。这个哥哥您要相信！”洪勋说：“是这样！我去一趟得了。咱们把梁道长请到公馆，跟他商量商量，他如果知道提供一点线索，我们顺藤摸瓜，就可能把金牌得回来。不过，海川咱们得说一件事，只能把金牌得回来，如果把盗牌之人一块找，那算人家梁道长出卖绿林，他这饭锅就砸了！”“哎，咱们可以说他畏罪潜逃，或者是拒捕钦差，叫咱们给杀了。”“你再派俩孩子跟着，一来多一个人多一心路，二来这也可以证明哥哥我，万一到那儿没有，他不知道，他又不在家。这些事情我不用说，你带着人去自然好说话。你这替哥哥我着想！”海川点了点道：“那派谁去呀？”旁边转过二人来：“师父，我们哥儿俩去吧！”海川一瞧：是插翅鹤杨小香，一个叫杨小翠，这是亲哥儿俩。说好了，杨小香、杨小翠、老爷儿仨全都带着军刃，由公馆出来。

出东门过了吊桥，顺着河沿来到东北角。往东北走一里多地，密林深处，真有一座大庙。红围墙，三层殿，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孤零零一座。来到西角门，洪爷“啪、啪、啪”一敲门，里边有点灯亮，接着传出话来：“谁呀？”“啊，道童你开开，我是从彩凤山祥云岛来。”道童把角门开了，洪老侠问：“道童，当家的在家吗？”“我师父在家呢！”还没等进去，就听院里有人念佛：“无量佛！哈哈，今天小弟事情太忙，有失远迎，请兄长原谅！”小道童掌着灯光。喝，这老道是一位有六十岁的大高个儿，肩宽背厚，蓝道袍，左腋下配着一把武刃双锋鲨鱼皮鞘的宝剑，垂着灯笼穗儿，穿

灰色中衣厚底云鞋，水袜过了膝盖，背插大白马尾的蝇扫；四方大脑，一脸的横丝肉，大三角眼，大鹰鼻子，花白髻用杨木道冠扣着，金簪别顶。只听老道说道：“无量佛，老兄呀，我真对不起您呐！我想着明天给您祝寿，不想您倒先瞧我来了。”又指着杨小香哥儿俩问洪勋：“这俩小孩是谁呀？”“这是新近收的两个小徒弟，杨家的两个孩子，他叫杨小香，他叫杨小翠。过来！见过你师叔。”小香、小翠赶紧过来一躬到地：“拜见师叔！”“哎哟哎哟，贤侄，我可不敢当！”说着，来到二层殿的东配殿，挑帘进来了。里头灯火通明，架几案八仙桌上放着许多的经卷，两旁边摆着椅子和木凳，经架子上一摞一摞的经书，很讲究。请洪爷坐下，小香哥儿俩在老师的背后一站。梁妙兴也坐下问道：“哥哥，今天热闹吗？朋友到得多吗？”“哎呀，山南的，海北的，凡是哥哥我认识的，宾朋今天全到。大杀风景就缺你呀！”“是啊，我头两天就把礼物给您送去了。”“我知道。你不去我真不高兴！”“哥哥您也太客气了。哎，您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朋友们都走啦？”“哎，只是今天出了点事。”就把彩凤山祥云岛闹事儿的情况全谈了。“人家随行卫员大人们把我们弄到了公馆，年大人不但不加罪，而且温语相劝，和颜悦色。不瞒你说，兄弟，你别记恨我把你提出来了。要知道金牌的话，您可别送哥哥吃官司！”

“无量佛，哥哥您这算对了。人家钦差大人年羹尧干什么去呀，奉圣旨直奔四川开仓放粮。兄弟我是个出家人，我要知道这事，我要不提，四川省的父老就得等着，多一天就多死多少，那不全死在兄弟我的身上了。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怀，‘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哥哥您别

再往下说了，这金牌可能有八寸椭圆，上面有两条龙，有一挂金链，一共八个朱红大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中间是御宝，是不是这样？”“嗨，兄弟，我没看见过，我哪知道呀！”又指指杨小香：“他们是钦差大人手下的随行卫员，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我也跟年大人夸下了海口，把兄弟你要请到公馆去。你要尽一些绵薄之力！”“小弟我应帮忙，愿把它说出来！一会咱们一块儿走，不但把金牌拿到公馆，我还到公馆请罪！”“兄弟何罪之有？别说你这点事，哥哥我那今天几条人命，年大人说了，既往不咎。兄弟，你把金牌献出的功劳就太大了。咱们走！”“哥哥，先别忙！我这饭已经得了，多少咱们得吃东西。”“公馆吃去吧。”“不！这怎么能成呢？咱是干什么的，咱跑人家那儿吃饭？吃点东西，咱们就一块儿走。来呀！赶紧准备。”八仙桌往外抬。一会，一样一样的素菜摆将上来，一个大黄砂酒壶，四个黄沙酒碗。没想到一气喝了三碗酒，爷儿仨个就觉头重脚轻，再看梁妙兴，也是一样。啊呀！一晃悠两晃悠，“噗哒”一声，四个人全趴下了。

正这个时候，一挑帘一个小老道在头里，提溜着一把凉水壶，三个小老道在后头。进来之后，先含了口凉水，照着梁妙兴的脸上，“扑”一喷，连喷两口水。一会儿的工夫，梁妙兴缓过来了，伸手把脸水往下抹了抹，喝道：“把这爷儿仨都绑到椅子上！”五花大绑捆好了，拿过解药来给这爷儿仨一闻。金头寿星洪勋猛然间自己醒过来，一睁眼，哎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想不到我洪勋多半辈子的人了，到老了栽这个跟头！我姓洪的死无关紧要，我对不起海川的两个弟子！便问

道：“梁道爷！”“哎。”“你这是怎么了？”“哈哈，老侠，我梁妙兴是吃绿林饭的呀！你把我出卖给官府，我说出金牌，我出卖了绿林宾朋！你出卖我可以，我梁妙兴决不做不仁不义之事！你明白了吗？”“看起来你是惦记要我洪勋一死呀，与这两个孩子可没关系！”小香、小翠也明白过来了，一看这么回事呀！既然被擒，等死而已，一低头，一句话不说。“洪勋你不用多说了！你投降了官府，出卖绿林。你既然来了，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你那里的事情，朋友全告诉我了，我姓梁的岂能不知。得了！”一伸手从洪勋身上“嚓楞楞”把虎头墨鳞刀拉出来了：“咱们两人也几十年的交情了，我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洪老侠大笑：“哈哈，梁妙兴呀！老夫既然一时不察，被你捉住，大丈夫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我洪某不过一死。”梁恶道点头：“那个，算你认得事，你想活也办不到！”一伸手“唰”地一下子，把虎头墨鳞刀就举了起来，照着老侠洪勋的顶梁就劈。猛然间，就觉有人掐脖子，梁妙兴个头儿可不小啊，那人一坐腕子，伸左手一托他的屁股蛋，“当啷啷”一声响，先把虎头墨鳞刀扔了。跟着磕膝盖顶腰眼，抹肩头，拢二臂，四马倒攒蹄，把梁妙兴捆了个结结实实。

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前来搭救。这事儿真巧极了。金寿星洪勋带着小香、小翠爷儿仨一走，老侠石金声说道：“海川呐，咱们爷儿几个吃着等着吧，都有点饿了。”爷儿几个坐好了，酒菜齐上，推杯换盏喝了两盅酒。张方把酒盅往这一搁，道：“哎，我说洪老头这人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哈哈，他死了咎由自取，那算活

该！可惜，把我们两个好哥哥的命也给搭上了。”老侠石金声一听：“你这是什么意思？”海川也问：“方儿，你这是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就是说自己无能，没金钢钻你揽什么瓷器活！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你别瞎说了，洪老侠确实跟梁妙兴有交情的。”“再有交情也是冰炭不同炉哇！过去，老侠跟他是一行，现在老侠跟咱们走了。尽管梁妙兴今天没上彩凤山，难道说彩凤山祥云岛的那些贼不认识他？所以他们爷儿仨去了就有危险。叔，这么办！咱们爷儿俩打个小赌。现在别吃饭了，您问问石老侠，到九转还阳观这条道怎么走，您走一趟。如果说没事，那不更好吗。咱们不能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梁妙兴他不是个好人！您说我想得对不对？”“老侠石金声点了点头说：“孩子呀，你想得很对！你帮着你叔父查办四川有大用途！海川，这个孩子想得没错。勿临渴而掘井，你去了没事就回来，有事不正好吗！”海川说：“要是那样，我瞧瞧去。”说了，海川可就出了城，按着指明的道儿，过了吊桥一直往北。海川一边走一边想：老侠和梁妙兴本是朋友，即便他不乐意，也不至于陷害呀！等到了还阳观，一见四处无人，海川一拔腰，就上了这山门，扒中脊往下一看：黑暗暗、雾沉沉，可就看见东配殿的灯亮了。正听见这里边喊：“洪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海川心说：我再晚到一步就大错铸成！忙飞身形下来，“叭”一挑帘，梁妙兴的刀都举起来了，只好掐住他的脖子一举屁股，扔了出去，救了洪勋。海川忙去挑开洪老侠的绳子说：“老哥哥您受惊了！”“哈哈，海川，真没想到，终朝打雁叫雁给啄了眼！嗨……”洪老侠备叙前情。“贤弟呀！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啊？”海川一瞪眼，把小

老道全叫过来：“你们四个人领着搜查金牌！如果你们要不好好的帮助我们吧金牌拿到手。你们四个人虽然年轻，也跟梁妙兴一律同罪！”“无量佛，这您放心！大人，我们一定帮您找。”连着搜查了三次，金牌没有。海川狠狠地道：“好吧！把他们四个人五花大绑起来！把梁妙兴给他下上脚绳。”押着恶道直奔公馆。

到公馆，直奔差官房，把这五个老道重新捆好。海川来到上房，面见年大人，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幸亏张方料事如神，那么我才到了九转还阳观，把这爷儿仨儿救了。”“海川呐，那么金牌呢？”“三次搜查这座庙，梁妙兴说的不是实话，庙里根本没有金牌。当然，他知道金牌是什么人偷的，金牌落在何处。不过这个贼人是江洋大盗，恐怕审不出实话来！”“啊，海川，你这是什么话？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你传话，让太原府知府刘成，带着三班人役，把刑具全都拿来。本钦命要夜审恶道！”海川来到差官房马上让爷几个准备。刘俊直奔知府衙门，刘知府赶紧传话。三班人役，陈龙、贺虎，一个是八班总役，一个是八班总带班的，完全都准备好。马上各持鞭、牌、锁、棍，带着刑具，来到钦差大人的公馆。

往里这么一通禀，把梁妙兴砸上脚镣，锁好脖链，有差人看住了。然后，年大人吩咐一声：“升堂！”眨眼之间，大人升坐大堂，快、壮、皂三班人役，往两旁一站，喊喝堂威。“来呀！带贼人！”带班头拉住了脖链，“哗楞楞”脚踩黄瓜架，梁妙兴跟在后头，一直来到堂口，“啪！”脖链一使劲，“哐叽”他就跪在地下。“啊，犯人梁妙兴拜见大人！”“梁妙兴，金牌现在何处？盗牌之贼又是哪个？现在何方？”

如能帮助官府把金牌请回，将功折罪。如其不然，二罪归一，焉有你的命在？讲！”年大人沉着脸，“啪！”惊堂木一拍，两旁边的人役齐喊：“讲讲讲讲讲！”夜静更深，梁妙兴也真有点儿含糊：“啊！大人，罪民只知奉公守法，与人无悔，与事无争，我是个出家人，只知拜佛烧香。金牌之事一概不知，盗牌之贼，出家人跟他素无往来。请大人量情超生！”“梁妙兴你真是顽贼！量你不招！来呀！重责四十大板。”带班头立刻一架梁妙兴，往下一撤，“啪”！一掉脸，脑袋冲外。该垫的垫了，垫好以后，把中衣脱下来。皂班头一抡大板，叫青龙绞尾，就这一板子下去，“噠”一下，这肉就起来了。二一板子，“唔”！“金凤夺窝”，“啪”，肉就开了花。“啪啪啪”！这四十大板，打得梁妙兴皮开肉绽，鲜血迸溅，晕过去了。立刻准备草纸门儿点着熏他，也不着急。

一会儿的工夫，熏过来了。“啊呀，无量佛！”马上把他中衣稍微地收拾一下，掉过脸来，就势就跪在这原处。“你要知道官法如炉，真如炉啊！实话实说，有你的命在。不说实话，我将你活活打死，立毙杖下，豁上钦命的乌纱不要！讲！”“哎呀！没什么招的呀！大人，我是一个良民，我是一个良民！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三清弟子！决不敢越理胡行！我确实不知道啊！”嘿，年大人一咬牙：“梁妙兴你敢滚堂抗刑不招！来呀！夹棒伺候！”夹棒是五刑之祖哇！一长两短，三根无情木，带皮绳，“啪喳喳”往梁妙兴眼前头一搁，皂班里管用夹棒的全过来了，在旁边站着伺候。“来，动刑！”三根无情木立起来，在两腿的腿腕儿当中一根儿，边上一边一根，有个圆槽，整搁在梁妙兴里外所有的踝子骨上。一堂夹棒下来你不招，你这人也就废了。执行人一勒梁妙兴的头

顶，梁妙兴脑袋往上了。左脚横着一踹他的脖梗子，两只手一拽辫子，不能让他脑袋回去。要回去用上夹棒，他就得吐血。两边两个官人把他的两个胳膊给架住，一条木杠压在他的腿肚上。然后，把这夹棒上好，拿皮绳套住了，看着这大人。年大人用袍袖一挡脸，伸出四个手指头，用四分刑，把这格儿往上打四个格。一个格你都受不了啊！甭说二格、三格、四格。年大人喊了一声：“收刑！”两旁边的官人一揪这皮绳，躬蹬步的架式，两旁边一拽，夹棒底下里这么一收，一紧。当中一根木头，一边一个槽，是里边的两个踝子骨，外皮儿的两根短木，里边一个槽，把外皮儿的踝子骨也扣上了。底下就么这一紧，梁妙兴痛死过去了。等把梁妙兴熏过来，他可就骂上街了：“赃官呐！我没什么招的！”哎呀，这四分夹棒，梁妙兴都没有什么口供。杨师爷在旁边，汗可就下来了。啊！年大人是帘内的官，也就是在皇上周围，属于内部官员，不是外省府地方官员。当着太原府知府刘成，万一大人一恼，接茬一用刑或者死在刑下，可没有口供，那个你做官的可就要丢官！

这时，大堂上连一个敢出大气的都没有。刘成也低着头，不敢看年大人。海川这些人都在两旁边站着。这时候，张方过来了，单腿一打千：“张方拜见大人！”“嗷呀，请起！你有什么话说？”“犯人显然是江洋大盗，他一身的贼骨。只凭大人手下的这个刑法，看来无济于事！”“依你之见呢？”张方有意越俎代庖：“大人，我要替您审审案！”大人点了点头，他正愁问不出来，心里头恼着呢，见张方讨这份差事，总算给自己个台阶，便道：“好吧！上差。来呀，给上差看座位！”张方单腿一打千往这一坐！“梁道爷？”“无量佛！”